

湘綺陸說詩

海峽殖民地

余因國變滯跡長沙以醫受湘綺老人知又許余能學詩
委贄爲弟子丙辰師病啟予應召就養服勤請禱無靈哲
人其萎勉致心喪經居獨處是時戎馬在郊棘榛塞路湘
綺樓爲游兵屯幕所藏書籍拋棄田間主人寢苦不能顧
及余拾遺整理保殘守闕先取十七史評贊檢校鈔存尙
有殘編斷簡亦是先生手澤珍似遺珠分彙收藏時正習
詩凡有關說詩者別爲一彙已得四卷題曰湘綺樓詩話
藏之行篋欲付梓未能也厥後奔波燕趙游衍吳越少親
筆硯昨歲歸田始獲息影日事嘔吟追思侍立命提之訓
趨庭轉述之言以及高座再傳所記都講奪席所聞兼接
紀游之作並光宣消寒杜若夜雪諸外集韻事博采增入
都爲八卷裒然成集其論詩先唐人近體次六朝殿以詩

經評語由淺而深引人入勝以師不用唐後名名書改爲
說詩蓋傳述師說非助名士之清談實啟學人之憤悱固
不必與詩人玉屑歷代詩話魏慶之吳景旭爭名也壬戌
白露王簡敘於栗坡

湘綺樓記

湘綺樓者余少時與婦居之室僦居無樓假以名之後倚
長沙定王故臺實面湘津謝擬曹詩曰高文一何綺小儒
安足爲余喜爲文而不喜儒生綺雖未能是吾志也宴居
一年湘軍治兵出參軍謀歸讀我書鄰園有鶴夜鳴輒起
徘徊賦詩曰鶴唳華池邊氣與秋空爽平生志江海低羽
歸塵鞅翛然有世外之志憶弱冠時夢所居五楹通樓前
臨平田綠苗無際後遊吳城湖樓恍惚似之但白波連山
無稻田耳及避兵明岡六年還城家無擔儲月供房稅靡
叔水之福有錢刀之苦乃身至廣州求得蠻女偕妻上湘
借屋衡陽依朋友以資衣食妾汲婦炊大治羣經屋壁皆
長女篆書妻妾兒女夏簟冬爐每讀誦楚詞相和嘗寄詩

誇示高伯足云知君一事苦相羨新得西施能負薪余之
逍遙物外自此始也然所居有軒無樓連房五間前堂兩
夾容鄴而已自甲乙遷居歲逾一紀潛蚪爲戾承水暴漲
山莊沙淹余方承撰湘軍志攜妾城中妻孕少子涉波而
免歸視沙浸未易掃除乃謀城居迄無安宅丙子秋得陳
氏故廬道光初湘藩裕泰買贈其書記陳花農者也余舊
與丁果臣章鳳衢彭笛先游得識其子小農恒至所居似
甚寬廣至是小農子魯瞻將官蜀乏貲以宅質余余憶舊
游欣然許之成券入宅宅殊湫隘堂後益暗乃撤屋作樓
始題前名乃鳩工築垣三營將弁快犇行至三四十人指
畫樓前若有所疑余出問之則對曰此樓基公家地也君
何侵焉詢其據則請驗契契以滴水爲界此出滴水方丈

視契良然余告之曰此非吾主吾有所受之也君等尋前
主究之吾固不吝期以三日四日不至樓成徐詢其由則
前有軍官居之而自侵公地云樓之後俯臨荒園曠望三
方上作重臺目送湘帆盼女七八歲日登危欄踴躍其顛
余後作其哀詞云居子十年一日千回昔訶爾去今望魂
來記其事也與余游者莫不登焉女士則曾彥雜家文廷
式樓客之異者也營弁旣妬余作樓乃收餘地作屋數百
間樓便不能空曠大兒又懼平臺之危乘余出游折去重
層又不見帆戊子火災大改堂制樓雖歸存亦並新之爲
內外二間無前四周回欄之制諸女適人妻妾殂逝始去
茲樓移居山莊年七十門人張登壽倡議醵金於山塘作
樓以致慶祝弟子多聞此言子婦楊氏兄度斂錢許銘彝

許極以爲不然語聞於余余以爲倡議誠非沮者亦未是也爲師作室亦子弟之職因惜費而訾之與已不能而求助者庸有愈乎且此議旣聞而夏巡撫唐衡州俱有助貲楊許議廢抑又何說度乃幡然更督其工費四百金爲山中湘綺樓孤居田邊過者笑之余不得已又自作前堂東房樓乃有寄然地勢迤下自余室至樓三下始登樓頂適與地平又一奇也乙巳風雹吹損窗楹楊張皆棄學師倭不顧湘矣獨余益繕完兩樓城樓更作回廊別室山樓盡庋九經雕版歲偶一居忘誰主人然有樓未若無樓之綺也人以樓名長白鄭公子遠爲之圖而城樓左右盡子婦孫女居室客不得復上山樓被風災時巡撫特檄委員會縣令來勘卽宴於樓自是客來必宴之春有桃花牡丹夏

有荷池秋有紅葉遠桂冬看松雪若使科舉不廢練兵不興則學使按試朝使督撫閱兵皆過門停驂吁其盛也舊有樓記銘被火失之續作城樓記未鐫錄今特序兩樓緣起及名樓之意俾知我者有述焉丁未中秋王闔運作於清泉東洲黃綺樓黃綺者彭雪琴所作以居我因宮官而名之也

湘綺樓說詩卷一

湘潭王闔運壬甫著

酉陽王簡編輯

甲子歲從番禺還未踰月江甯初復因訪曾侯便循揚淮
北游清苑將有從官之志十一月至齊河瀕渡會夜冰合
船膠還宿草舍大雪五尺人馬瑟縮方坐轅吟嘯傲然自
喜其耐寒暑也俄而悟焉夫以有用之身涉無盡之境勞
形役物達士所嗤迺自矜誇誠爲謬矣適遇南使附家書
因題二絕示意云六月炎州火作山冬來河朔雪盈鞍冰
天熱海閒經過未覺人間萬事難六花偏傍錦裘飛濕盡
重襟火力微湘綺樓中他夜雪好將鴛瓦當油衣

韓退之詩云草樹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楊花榆
莢無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飛蓋刺當時執政之臣叔文伋

誼之屬其紅紫芳菲則劉柳之儔也乙丑春闈余居清苑
不復與都堂之試衆或訝焉適汪仙譜請賦柳枝詞因題
三絕句其一云南中卑濕北塵沙獨有垂楊春意賒莫道
生來總離別五株終老在陶家其二云禁柳燒殘春又生
公卿無復問圓明唯餘舊日宮鴉在猶爲先皇啼數聲其
三云蘆筍生時柳絮飛知君應詔早分題如今轉更無才
思不解漫天但作泥

雨湖在湘潭縣城西南乾隆以來吟社尤盛其後張仲雅
作令唱和成集詩老率多頽放言體格者譏焉迄卅卅年
流風歇絕追溯前波遂成古調徘徊隄上感而有作其一
云鳳竹菴前曉霧生閒吟無限古今情湖隄處處皆非舊
新種芭蕉雪打聲其二云仲雅風流酒一卮吟成剛被雨

湖知當時已訝無名輩猶道徐凝有惡詩

七言絕句和樂皆五句蓋仿於淋池招商其平仄相間唯作者四句則始於湯惠休秋思引自是以後盛於唐代有美必臻別爲一體然其調哀急唯宜箏笛大雅弗尙也而工之至難一字未安全章皆頓余初學爲詩卽憚之故集中無一篇間有所感寄興偶吟旋忘之矣既過強仕閱世學道上說下教意所不能達者輒作一絕句等之牌官小說取悟俗聽其詞存日記中暇一披吟頗有可采乃令兒子錄之仲章天逝世功弗能撰也託契後生其可悲乎因發憤自錄僅得百首齊河道上一篇出處之所以決也必存之以示子姓爲典故故以冠首並采詩中字題爲夜雪集云知我者覽之亦可以知源流有自不敢妄作拾所芟

棄或猶愈近代之享敝帚者爾

七言絕句難作夜雪集序已詳言之今但標舉各篇以爲楷式爲政心閒物自閒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此篇超妙爲絕句上乘所謂羚羊挂角不著一字者也欲知其超但看太白詩問余何事棲碧山一首世所謂仙才者與此相比覺李詩有意作態不免村氣李選字皆妍麗此則拉雜如神明宰等字比之桃花流水等字雅俗相遠而俗者反雅雅者反俗何耶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此篇聲調高響明七子皆爲之而不鑒人意者彼浮響也此何以不浮則以新舊二字相起意味無窮杜子美聽猿奉使亦以虛實相起彼則笨伯此乃逸才能使

下二句亦有神彩又是何故 朝日殘鶯伴妾啼開簾只
見草萋萋庭前似有東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此篇超妙
似姑射山意味如舊別情亦以東西二字相起非獨人不
覺作者亦不自知也其如何得此如何下轉語亦不能名
言但恰如人意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
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言恩不及他處也 昨
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
春寒賜錦袍言無寵者獨寒也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
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言一日
夜無人肯到船 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獨
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言不及仕太宗朝此四
篇皆言在此而意在彼前三首皆太不著迹反不如點破

無能爲醒豁但意含怨望非詩人之旨君不及太宗不仕
可也不可仕而譏之柳子厚云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蘋
花不自由責已恕人庶可以恕 碧繡檐前柳散垂守門
宮女欲攀時曾經玉輦從容處不敢臨風折一枝 水邊
楊柳麴塵絲立馬煩君折一枝唯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
向手中吹此二篇因景造情婉而多致 白馬金鞍從武
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
此卽事寫景與太白白馬驕行篇同彼云美人一笑舉珠
箔遙指紅樓是妾家則不及鳴箏者之嬌貴也故詩須有
品豔體尤宜名貴

論七言絕句法
答陳完夫問

沈雲卿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云買地鋪金曾
作埽尋河取石舊支機寫景入典工妙超麗古意云誰謂

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常語以色韻佳又詩云坐見司空掃西第看君侍從落花朝落花朝唐人語謂春時也韓翃云長安道上落花朝鍾惺誤以爲朝廷之朝而云新麗不顧文理如此

李東川寄盧員外詩流澌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一句振起有高遠之意其實仍上意耳對必以藻采助之此一定之法題盧五舊居云悵望秋天鳴墜葉巔岵枯柳宿寒鴉所謂流水對墜葉卽枯柳葉也

崔顥行經華陰云岵巖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起亦斗絕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時平明人多學此